

多角惨案 TROUBLED DEATHS

〔英〕罗·杰弗里斯著



. 45
00

福建人民出版社

1561-45
J700

0009996

多角惨案

[英]罗·杰弗里斯著
陈 加 洛 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XWTS 0014269

多 角 惨 案

〔英〕罗·杰弗里斯著

陈 加 洛 译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 3/8印张 153千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2,000

书号：10173·200 定价：0.60元

第一章

卡罗琳·杜瑞站在卢索港的东面，望着平静的海面。群山拱抱海水，天空明净蔚蓝，万里无云，一片秀丽、谧静的景象。她想起了老上校阿特金，不由暗暗抿嘴一笑，上校在喝下第四杯白兰地之后，避开他的那位瘦骨嶙嶙的妻子，说道：“我说，要不是这里的人看起来异样，这里倒会成为阿卡迪亚那地方了。”

卡罗琳沿着港湾慢慢往回走，一边浏览着右边的璆提科俱乐部、小岗亭那间以煮鱼和价廉闻名的餐馆、渔民放置渔网、装箱以及小件器具的场地；一边浏览着左边的游艇、摩托快艇、开往帕雷洛那的渡轮，和在后头的那些宽大的敞篷渔船，尾部露出用瓦斯瓶点燃的桅灯。一个年轻渔民正在边擦着渔船，边朝她看。他那长满胡子的脸，一副色惨相，他对她微笑，显然是在打她的什么主意。她也对他微微一笑，表示礼貌，丝毫没有挑逗之意。他叹一口气，又继续洗船了。

在港湾与公路交接处的对面有两间棚店，其中一间还开着。柜台后面那个人看起来有点垂头丧气，卡罗琳买了一块

夹肉面包，她想这也许会对他的生意多少有点鼓励。他没把钱找给她，她想要回剩下的五个比塞塔，又觉得他未必是故意的，大概这是一种风俗习惯吧。

她咬了一口夹肉面包，番茄汁给挤了出来，顺着她的下颌流着，她不由笑了起来。一辆出租汽车开了过来，嘎吱一声停在停车线内。她穿过马路，一辆法国报牌的小车放慢了速度，她摇摇手表示谢绝。哪晓得当天整个岛上就只有这么一部法国车在招揽生意呢！

马路的尽头有几间酒吧，她走到最近的一间，拣了一张摆在人行道旁的桌子边坐下，十月中旬的气候，太阳还很暖和，坐在室外很是惬意。一名侍者赶紧出来，看来，他自以为风度翩翩，其实不然。“早上好，小姐，”他用吃力的英国腔说，“天气太美了，是吧？”

“是啊，……我在这里等一位朋友，她还没来，我不想要什么。”

“得等她很久吗？”他问道，声音低到听起来有点颤抖，怪亲昵的。

“我想不会，她向来是守时的。”她显然是说，她的朋友看来不会同那个男朋友在星期六晚上到本地的夜总会去的。

他耸一耸肩膀走开了，因为以往接待英国旅客的经验使他提不起劲来，现在他也不想为了追求爱情而自讨苦吃了。

她在座椅里转过身来，面朝着太阳，斜抬起头来，闭上眼睛。英国老家此时也许正寒冷，潮湿而多风，谁都得经受冬天的阴寒，而这里却暖和而干燥，冬天离这里还很遥远。

过一会儿，她听到远处一阵硬底鞋的趑趄声，她睁开眼睛往左望去，正好看到只有玛贝尔一个人在离她一百码的地方往这儿走过来。

玛贝尔穿着一条百褶裙，这倒是在她不到二十岁时穿更合适些。她的鞋子又厚又邈邈，头发乱蓬蓬的。她走近桌子，颓然坐在椅子上。她那又细又长的脸，配上那张嘴巴，叫人看来似乎牙齿太多了一些。她的蓝眼睛有一种温存的哀愁，她近视，又出于感情上的自尊而不带眼镜，因此常常眯起双眼，要不是这样，她的这双眼睛倒使她更有一种动人的神色。“我来迟了？如果我来迟了，你得责怪诺尔曼。我想躲开他，可他缠住我，老是讲呀讲，他那条狗又生病了。我告诉他，干吗不把狗撤到一边，免得自找麻烦？”

卡罗琳想，玛贝尔的劝告也许是善意的，可诺尔曼并不是这样看问题的。玛贝尔老爱把自己的想法嚷嚷一番。（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曾经说，她最好是死不说话。）在这里的人当中，她常常给说成“不太愉快的曲棍球棒”。这个绰号不仅刻薄而且很不恰当。要是她真的也玩起曲棍球来的话，她倒会因为给自己的球棒绊倒而使整场比赛输掉。

“侍者上哪去了？他一周比一周懒惰了。”玛贝尔在椅子上转过身来，向餐馆开着的门招一招手。一会儿，一个年纪较大的侍者走了出来。

“我要一杯白兰地。你要什么，卡莉？”

“给一杯甜马丁尼酒。”

玛贝尔用英语说，她不讲西班牙语，因为怕讲错给当作笑柄。侍者笨拙地回身走入餐馆。

玛贝尔眯起眼睛，皱起眉头，朝马路两头望了望，说：“今天早晨你见到弗里曼没有？”

“没有，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港口蹀跹。”

“他说他要到这里来陪我们喝一杯，我想问他一些事情……”她不说话了。因为在卡罗琳面前，她不能不借口说她想见弗里曼，为的是问他一些事情。

世上并没有太多的人使卡罗琳真正感到嫌恶，她讨厌的人只有：她父亲的一位朋友，在她十二岁的时候，这位先生把手放到她的裙子上；一位数学老师，他讥笑她笨蛋，竟然用立方根来量喜马拉雅山的顶峰；一个醉汉，他开的一辆货车撞了她父母的小车，……还有弗里曼，他公然用一种轻蔑的态度对待玛贝尔，这使卡罗琳很想奚落他一顿，好叫他的傲慢收敛收敛。一个男人哪能这样对待一个真正爱他的女人，尽管这个女人看起来很可笑！

侍者把她们要喝的东西拿来。玛贝尔加进了苏打，喝了一口，厉声问道：“这是掺过了的白兰地吗？”

“是的，夫人。”

“该叫小姐。我信不过你。这味道有点象最便宜的桶底货。”

侍者走开了，没理会她的牢骚，因为餐馆来了许多顾客，生意正忙。

玛贝尔突然又开口了，而且声音很高，每当她想讲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常常就是这样。“我来这里之前看到安逊跑到面包店里去。不晓得一早就跑那里干什么？”

“我想他是去买几卷面包做午饭。”

她哼了一声。“我不明白他干吗不振作一下，回老家去找个适当的工作。我看他是不想真正干什么事情的。”

“我对你说过，他一生中的唯一爱好就是船，要是他不能在船上干活，那他对什么事情都不会感兴趣的。再怎么 说，他也成天干活，晚上才上游艇去。你知道吗，两天前游艇的主人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安逊竟然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差事！”

她看一下卡罗琳，声音突然变得柔和了。“卡莉，你不觉得这个岛对他那样的人一点也没好处？”

“有什么不好？”

“这里太多的未知的明天，太多的酒，可做的事情却太少。”

有许多女人想同弗里曼交朋友。卡罗琳想玛贝尔真可怜。如果她爱的人能够不嫌她呆滞、粗鲁和少有风韵，并真正地赏识她这个人，那么她的生活该会过得多么幸福啊！

第 二 章

坎·里塔庄园建立在卢索耕作区的尽端。当时，那片肥沃的黑土正在开发，还没变得岩石散乱。这里原先是一个有三百年之久的农舍。经过彻底修缮和改建，北面是佣人的厢房和汽车房——其中还包括一个小小的园地——应该说，现在看起来谁也不会想到这里原先是一幢简陋的房子。花园很大，园内的花果是用西南角落的那口井里的水来浇灌的。游泳池紧挨着百慕大品种的草坪，再过去是一片用石头干砌的院墙围起来的田地，这里种满柑桔、柠檬、杏子和无花果树，以及当季的一些作物。大约在一公里远的地方，突起一座一千五百呎高的山，对来自北面的恶劣气候的侵蚀起着抵挡作用。山脚下正在开始一场都市化的建设，一部分还蔓延到山坡上去，直到坡度太陡上不去为止。这种魔术师般的布局太差，竟没能造出一幢引人注目的房子来，这不能不有损于嶙峋山坡那种冷漠的尊严。

乔弗莱·弗里曼身高正好六呎，尚未发胖，穿着棉衬衫和便裤，脚蹬本地扬科式拖鞋，站在游泳池的一边，望着后面的房子。它的确引人注目，经过一番彻底修缮和扩建已经

是气象一新了，然而他看房子的乐趣倒更多是在于想到它值多少钱。他用四百万买下这幢房子——以前的屋主因得了重病，他的妻子非卖不可——可现在已经值到七百万了。

金钱万能。在英国老家，他住的是一幢抵押的半独立的房子，他的汽车是一部走起来嘎嘎响的沃尔斯霍尔牌的，他穿的衣服是从二流商店买的，他老婆罗丝穿的也是这种店铺里的货色，他的两个孩子得熟悉当地的情况，开始学会弱肉强食的法则和一些别的东西……而在这里，他有钱啦，他有两部汽车，一部是麦西德斯牌的，一个值得七百万比塞塔的家，尽管工资和保险费提高了，许多外国居民不得不停止雇佣仆人，他还雇了一名厨子，一个兼做杂务的男管家和一名园丁。同样是他这个人，可现在不是无足轻重了。他结识每个值得结识的人，即使这些人当中有一两个确实看不起任何一个不在德布雷特呆过的人。帕里契顿勋爵夫妇曾不止一次前来赴宴，海军上将阿弗莱德·波斯特恩爵士也来过，这位将军曾经独当一面在上次大战中打过胜仗……

老天爷，好在罗丝没有同他一道来，否则她会把什么事情都搞得一团糟的。因为金钱的作用还是有限的。看人家萨卡里一家吧，她常常招待本地农民，甚至坐在厨房里同他们一道喝茶……。而罗丝可能只会为了考虑在各种场合用上适当的礼数和为了尽量把事情做得恰到好处、免得出差错而老是坐卧不安。他记得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情况：她的裙子已经穿旧褪色，褶边也已磨破，围兜破破烂烂，她的脸有点发红，头发没有梳理。她带着既嫌恶又惊慌的表情看着他，这种神情他已经司空见惯了。

“你不是回来吃午饭吧？家里可没东西哩。”

“别紧张，我不会在这里吃饭。”

“那你干吗回家？”

“我要拿箱子。”

“箱子？什么箱子？”

“手提箱。”

“你要它干吗？”

他们结婚之前，他觉得她常常有一种莫测高深，迷惘动人的神情，可是婚后几年，这种神情便变得俗不可耐了，因为他觉察到这是一种对生活无能为力的外在表现。“我要手提箱放点东西，我要走了。”

“上哪去？去多久？干吗公司突然这样把你派走？他们以前可没有这样做过。”

“公司没派我到哪去。”

“乔弗，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把屋子清理一下，老是闻到白菜味道。”

“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煮白菜了。”她说，这简直是两码事。

那条都市化的弯曲公路上有个东西在移动，这引起他的兴趣，也勾起他一连串的遐想。阳光在汽车玻璃上闪耀着，他看到这团光线一直移动到卡塞尔的房子，然后停下来。狗养的！他忿怒地想着，一个有国际声望的金融家。什么声望？卡塞尔曾经侃侃谈过买卖特权和产品的投资问题，还想随着市场的涨价发一笔财。他投了不少资金，可发不到

财，因为卡塞尔这傻小子没把市场的行情弄准，……结果亏了一千五百万。

他看到玛蒂德从院子里走出来，经过那条狗身边，她轻轻地拍它一下，找奥罗斯科去了。她是一个农家女人，尽管如此，她却有一种熟透而肉感的诱人之处，这在一些农民身上，在她们还没有发胖和生男育女之前，是时时可见的。在那些毫无风度的衣服下面，一定是一具颇有曲线的身体，等待着人们去开拓。她的丈夫路易斯干不了太多这类开拓的事。谁叫她嫁给一个年纪大她一倍的男人呢？

她走近奥罗斯科，他把鹤嘴锄放在地上，撑着锄柄。给这个马略尔卡人一点儿停止工作的机会吧，他会用双手把这个机会抓得紧紧的——只要不是太费劲的话。

他们谈了一阵子，奥罗斯科笑了，这倒是少见的。后来她转身往屋子走回去。奥罗斯科还一直撑着锄柄看着她。

弗里曼穿过草坪沿着砾石小道走去。奥罗斯科显然已经听到脚步声，但还是装得看来很忙。

弗里曼站在小道中间，双手叉在背后。“干完了吗？没事好做了吗？”他用英语粗声粗气地问道。

“什么事，先生？”奥罗斯科也用英语回答，但说得很吃力。

“我说，该做的事你是不是都做完了？”

“没有，先生。”

“那你干吗不快点干，才做那么一点儿？”

奥罗斯科狠狠地看他一眼，弗里曼感到愤怒了，他知道奥罗斯科是在默默地谴责他讲话太粗鲁。他感到似乎有股什

么穿过了他的天灵盖。

他转身向屋里走去。他走到院子里的时候，那条用链子拴住的狗便跑出来对他吠。“别叫！”他喊道，把地上的一块稍大的石头踢了过去，碰巧击中了狗，狗退回去了。

他穿过院子走进厨房。玛蒂德正在白里捣碎什么东西，额上尽是汗珠。他朝她起伏的胸脯看一下，问：“午饭吃什么？”

“肉泥拌蒜辣酱，我这就在搞蒜辣酱。”

“你做的蒜辣酱谁都比不上，讨厌的是，吃太多的大蒜我可得好几个钟头不能吻姑娘啦。”

她专心一意地在干活，他看出来，她没听懂他的话。

“我说，我吃了你放太多大蒜的蒜辣酱以后，得等到大蒜味道没有了才能吻一吻姑娘。”

她拣出一瓶装在塑料罐里的橄榄油，倒几滴进去搅拌。

他带着几分轻蔑地想道，你就是把话一字一板地说出来，也是无法被理解的。“路易斯上哪去了？”

“到店铺里去了，先生，上卢索去了。”

换句话说，就是路易斯上他熟悉的酒吧喝酒去了。

她又拿起杵子干活了，稍过一会儿他便离开厨房，从大厅走进起居室。这是一间L形的房子，由两个拱廊把较短的一头同较长的一头隔开来。他买房子的时候连同家具也一起买下，钱倒是花得很可观，连格拉斯老夫人在喝下第三杯白兰地之后也不得不来一番称赞。他从圣巴巴拉产的地毯上面走过去，停在鸡尾酒柜那里，倒出一杯甜补酒。这一下使他记起他曾含糊地答应过玛贝尔，他要陪她和卡罗琳到港口那

里喝一杯。她的真正名字是玛贝尔·斯特里兹——这对她倒是顶合适的，因为她本身看起来象个干瘪的老处女。

他拣一张有着柔软坐垫的扶手椅坐下，想道：有的人就是不懂得领会人家的意思，哪怕这意思就是对着这种人的，玛贝尔就是这样的人。他怎么说怎么做都阻止不了她来缠他，每到想把话讲明白的时候，却又变得遮遮掩掩……。

他喝完甜酒，又倒了一杯。他想，卡罗琳只要善解人意一点，那一定会很有意思——世界本来就是为精明者创造的，不是为善美者创造的嘛。

爱德华·安逊坐在后头酒吧间的一张桌子旁边——这里的价钱比前头那几间酒吧便宜一半——他用指头理着那一头密密的棕色的鬈发。“是的，今天早上我看到曼纳了。”

卡罗琳盯住他的脸。“喂，你不想把全部情况告诉我吗？我可是一直在想这件事。”

“你别自讨苦吃。”

“别老是垂头丧气，真的，德迪，有时候你把什么事情都看得一团漆黑。你在哪儿看到他？”

“在他办公室里。他真够上曼纳的样子，拿出一瓶名贵的白兰地，倒出满满一大杯，够得上把一只游艇浮起来。”

“他拿什么工作给你干没有？老天爷，我想知道的就这件事。他是个好人，我一直抱着希望，也替你寄托着希望。”

“他没拿工作叫我干。他要我合股。”

她非常惊讶地看着他。“合……合股？”她摇摇头，

“这完全不是你想干就干得来的，唉，我做梦也没想到是这

样！你怎么老坐在一边发呆？给人家看起来好象刚刚听到什么坏消息！”

他耸一下肩膀。他的脸是明朗、很有特色的，一对明亮的眼睛常常表现出感情多于要求，脸色看来饱经风雨。不难看出他曾海里、风里、浪里经历过。“事情本身可没那么简单。曼纳想抓住我，因为他认为我很会干事情而且是英国人，可以对付那些讲英语的想来联系事情的人。他说我会拿到工作许可证的，因为他会如实地说，我可以做的事情西班牙人却干不来，而且我懂得同英国人打交道。”

“那这还有什么不好办的？我会看到船坞旁边挂上曼纳·安逊合股快艇设计师与承造商的招牌的。你们可以造整只的高级快艇，在所有大的竞赛中得胜，到时候每一个有钱的快艇手都会跑来请你们为他造一只。”

“卡莉，我要合股还得要有一个小小的条件。曼纳要求拿出一百五十万来合股。”

“噢！”她盯住他。“一百五十万……要这么多吗？”

“一定要。即使他要多出一倍三百万，我也认为需要这么多。这倒是个大有作为的金矿，而且他这家伙大家也完全信得过……一百五十万和三百万，这没什么两样。我还不晓得这笔钱在哪里哩。”

“你得设法去找。”

“到我枕头底下找？”他的声音显得有点痛苦，“卡莉，我现在要弄一万元都得翻箱倒柜还弄不来，一百五十万对我来说，简直象弄一个希腊文的学衔。”

“别这么悲观，办法常常会找到的。”

“不是常常，也不会现实生活中找到。”

“我才不听你这套垂头丧气的话哩。当你曾经一再梦想过的这种事情开始露头了，这就是说，机会来了。因此，别错过机会。”

“可惜世界不是由你主宰，要不然这个世界就太圆满了。”

她笑了。“这我可不得——我想世界倒很可能在一团紊乱中炸掉的……。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切都安排好了，你得参加曼纳的股东。”

“有可能。”

“别疑虑。”她把手伸过桌面，放在他的手上。“情况会好起来的，我坚信这一点。总不会老是骗人吧。”

第 三 章

卡罗琳的双亲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十四个头突然去世了，在这整整二十四年里，他们亲密无间，从无不睦。她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吵过嘴，连他们之间的争论也常常是合情合理，平心静气的。多年来，她认为所有的婚姻多少都象他们一样。但是后来使她感到震惊的是，她发现大多数的婚姻并不是这样。她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比幸福更重要的东西了。

准备相信和必须相信任何人或每个人的美德，这在一个玩世之风日盛的时代里，不仅是反常的，也是可能带来危险后果的。然而她没有遭遇到这种危险，因为她具有一种敏锐的幽默感，广博的知识，这使她在遇到坠落的事情时能够加以识别，而且她还具有一种不会马上表露出来的内向力量。当警察来到家里通知说她的父母遇到严重车祸已经丧生时，她当然非常震惊。但她没有在悲哀中一蹶不振，也没有祈求帮助，或指望得到一种靠别人的力量来支持的帮助，而是振作起来，擦干眼泪，面向突然变得漆黑一团的世界进行挑战。